

壹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玄色
／ 著

【典藏版】

壹

啞舍

The Antique
Shop



玄色 / 著

【典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哑舍. 一 / 玄色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485-5

I. ①哑…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679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3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1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85-5
定 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

——《哑舍》再版序

江 南

感谢玄色邀我为她再版的《哑舍》作序，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很长时间耽于公司事务而不曾动笔，动笔时隐约有“手握枯木”的感觉。

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小说绘》是中国最畅销的小说杂志。在这本杂志上，我写着《龙族》，玄色写着《哑舍》，柒椏双树写着《浮生物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作者写着形形色色的小说，仿佛满座高朋演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或高亢或缠绵，或英雄百战或宫女白头，浮世间的各种腔调诡异莫名地合在一处，像是某个戏班子的后台，置身其间，恍如梦幻。

如果说读者如流水，作者如礁石，那么我们已经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在他们热爱阅读，通过读书来了解外面世界的那几年里，他们打着漩涡围绕在我们身边。然而他们终将去向远方，而我们这些礁石般的作者，也会有那么一天会被流水磨平，然后地动山摇，新的礁石崛起，江流涌入，又是全新的时代。

我们总是追忆旧的时代，有时候是因为它们再不回来。

我曾经读过一篇《哑舍》的评论，评论者的论调不太正面，质疑《哑舍》的史观。可《哑舍》根本不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啊，而是如同《聊斋志异》、《浮生六记》或者《酉阳杂俎》。那些看似跟历史纠缠在一起的故事，说的是古往今来没有怎么变过的故事，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蕴炽，

是花开千年君仍不老，是莲子无心终究成荷，就像白头宫女们静静地述说着玄宗的故事。但是宫女们真的还怀念玄宗么？想来不是吧。七月七日的长生殿里，玄宗可没有对她们夜半私语。她们讲述的是那个开元全盛期中的自己，也曾在爆竹声和烟火中，和某人遥遥地相遇。

所谓的玄宗，不过是历史中的一根钉子，悬挂着宫女们的爱恨别离。曾经让我那么沉迷的武侠，也不过是在历史中找到了那么一根钉子，写的是我们年少时要骑马带剑的梦想。

若干年后我懂得了骑马带剑其实都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只能改变我自己来适应它，可我还是怀念那个相信骑马带剑就能改变世界的男孩。同理，我也喜欢那个藏在《哑舍》这本书背后讲述故事的女孩，她相信所有古物寂寞了千年都是在等一个人，她相信承诺很重不可打碎，她相信生生世世你我形容改变却依然能够认出彼此。

当年吴宇森拍过一部《剑雨》，其中喋喋不休地引用佛陀与阿难的故事：

佛陀弟子阿难出家前，在道上遇见一个少女，从此爱慕难舍。佛陀问他：“你有多喜欢那少女？”阿难回答：“我愿化身石桥，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打，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

后来很多人恶搞这句话说：“我愿化身石桥，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打，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那时候我便塌了。”

其实我们只是想否认那个年轻时怀着琉璃般期盼的自己，不愿意承认曾经怀着那样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梦想。然而当我们害怕面对镜中那过去的自己时，又会因为蒙了俗世的尘埃而有些惭愧。

2017年8月1日



它们在岁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属于不同的主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着独特的历史。

谁还能说，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是一本讲述古董故事的书，既然它们都不会说话，那就让我用文字忠实地记载下来。

欢迎来到哑舍，请噤声……

嘘——

玄色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鱼纹镜	003
第二章 香妃链	021
第三章 人鱼烛	039
第四章 黄粱枕	061
第五章 越王剑	077
第六章 山海经	097
第七章 水苍玉	117
第八章 巫蛊偶	139
第九章 虞美人	159
第十章 白蛇伞	179
第十一章 长命锁	199
第十二章 赤龙服	223
后记	259

❖ 楔子 ❖

长命锁，传曰能替婴孩消灾祛邪，“锁”住生命。是以甫出生之婴孩佩长命锁至十二岁方止，乃华夏习俗。

有夫妻二人，恩爱非常。一日，夫因意外而逝，妻悲痛欲绝，腹中遗子早产。此子体虚气弱，恐不出月余便随其父而去。

妻辗转求一先生相见，那先生问曰：“汝愿此子活命，不计代价否？宁用汝命换之否？”

妻点头。

先生曰：“吾有一长命锁，可假汝所剩寿元十二年，为此子换性命十二年，锁至其十二岁时，锁断，人亡。‘长命锁’，实乃‘偿命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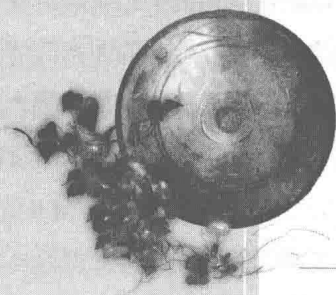
妻续求之，誓曰若其子能续命长大成人，其愿坠入无间地狱，受煎熬之苦。

先生沉吟半晌，终应允。言曰此长命锁至多可锁住此子二十四寿元，二十四年后，当亲往，取回长命锁。

妻含笑而逝。

二十四年后……

第一章
鱼纹镜



何亦瑶着迷地看着面前玻璃柜里放着的那块圆形古镜，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喜欢吗？喜欢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古董店的老板轻笑地建议道。

何亦瑶连连点头，她虽然知道这个古镜她可能连买都买不起，但她还是想拿在手中真实地触摸一下。

古董店老板打开柜台的锁，把这块铜镜拿了出来。“这块是汉代罕见的鱼纹铜镜，因为汉代铜镜多以龙虎凤鸟四神为图案。这块红绿锈的品相极好，传说中是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心爱之物，小姐你可真有眼光。”

何亦瑶把这块铜镜小心翼翼地双手拿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背面微凸的四条栩栩如生的鲤鱼。雕刻的图案简洁而流畅，形态各异，真的好像是在水中畅游的样子。镜子大概只有她手掌大小，镜身很薄，很轻，至少比她想象中的要轻多了。何亦瑶正在心中嘀咕这古镜是不是赝品，下一秒她翻过来看到斑驳的镜面时，却又有些不确定了。

还算平滑的镜面到处都是划痕，一道道都代表了岁月无情的洗礼，隐约可以在镜面上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何亦瑶看到这种模糊的美感，又不甘心放下手了。

她是在去补课班的路上无意间走进这家古董店的，因为这家古董店的店名叫“哑舍”，那块古香古色的招牌吸引她走了进来。

她好奇地问了下老板店名的来由，老板回答道，哑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所以这里起名叫哑舍。

很有深意，何亦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虽然店里很破旧，没什么生意，不过她知道若是这家店里摆着的都是真品，价格肯定是她一个高三学生怎么也买不起的。

但是，她却在转身要走的时候，发现了这面古镜。

何亦瑶知道自己是个喜新厌旧的人，所以只要有看上眼的东西，能不买就不买，省得到时候又摆在屋子里发霉，还要听母亲的唠叨。

但是，她非常想要这块古镜啊！怎么办？

何亦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荒谬的借口，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块铜镜这么执着。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冷静很冷静地说道：“老板，我们学校的社团要上演一出话剧，需要用到一块古镜，能不能租给我们用一个月啊？”她想自己只是一时图个新鲜，等到一个月以后，也许早就不喜欢这块脏兮兮的古镜了。

但是她自己都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正想多说几句来挽救的时候，不期然地听到这个年轻的古董店老板说了一个“好”字。

“呃？”何亦瑶呆了一下，随后开始兴奋地追问需要押什么东西押多少钱才够用。结果对方只是要了她的学生证登记了一下，其他什么都没要求。

呼，也许是自己想得太多了，这块铜镜根本就是赝品。但是她丝毫不想放开镜子，只感觉这冰凉的触感特别舒服，像是触动了心中某一块的柔软。

“租金就意思意思吧，十块钱。”古董店的老板随意地说道。

这么便宜？何亦瑶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就直接问价格了。但是她已经说了是租，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在登记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心下决定若一个月后，还是喜欢这个古镜的话，就一定来问问价钱。

年轻的老板看了眼她登记的名字，细长的眼眸眯得更细了，修长的手指在登记本的“瑶”字上划过，暧昧地说道：“哦，对了，还有件事。”

“什么？”何亦瑶正对着镜子爱不释手中，听到他这句话时，反射性地抬起头。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何亦瑶恍惚看到这个长相俊秀的老板嘴角好像勾起了一丝诡异的笑意，但是她并没有在意。当时的她，只顾着把铜镜包好放进包内，急着冲向补课的地点。

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何亦瑶打开书桌上的小台灯，把古镜拿在手中，一点一点地打量着，似乎要把这块镜子印入脑海中。

可是晚上还有复习题要做，何亦瑶欣赏够了之后，就把铜镜立在了在一堆参考书旁。本来是把背面对着自己的，不过她总是觉得划花的镜面要比制作精美的背面对她的吸引力更多，就索性把铜镜翻了过来。

“这么花，古代的女子都是怎么梳妆的啊？”何亦瑶看着镜面里模糊不清的人影，忍不住小声嘀咕道。她看着上面斑驳的划痕，本想拿擦电脑屏幕的酒精棉布擦拭，但是当手刚要碰到镜面时，古董店老板的叮嘱突然响起在她耳畔。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

何亦瑶无奈地放下酒精棉布，估计这个铜镜真的是赝品吧，老板怕她擦了之后会变新，哈哈！

何亦瑶心情颇好地开始埋头写作业，每当休息的时候就抬头看看这块镜面。不知道为什么，她每次看到斑驳的镜面时，都忍不住展开笑容，心情也随之放松了许多。

当她在作业本上写完最后一笔时，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然后习惯性地朝镜面看去。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眼，却让她心跳漏了一拍。

因为她居然发现，镜子里面的模糊人影……好像不是自己……

至少，她头上也绝对不会多出个发髻来，而且，那个人影也不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

“你、你是谁？”何亦瑶忍不住出声问道，虽然知道可能根本没有人会回答。没有反应。

何亦瑶松了口气，揉了揉眼睛，肯定是今天历史老师留的作业太折磨人了，自己产生幻觉了。她索性把镜子翻了过去，走出房门去客厅上了会儿网，吃

了点心。

自从升上高三之后，电脑就被老妈从她的屋子里搬了出去，放在客厅里。每天只有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才能去上十分钟的网。查资料？当然用不着，她屋里一面墙的参考书和资料书。老妈说不能全部依靠电脑，现在高考答题不还是要用笔写吗？什么时候高考进化到托福那样，需要机考的时候，再批准她用电脑复习。

何亦瑶登录QQ，和好朋友聊了下今天的八卦，便到时间洗澡睡觉了。她的高三生活从暑假开始就这么悲惨，可以预见开学之后，肯定会补晚课补到惨绝人寰。

等躺倒在床上的时候，何亦瑶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了。但是就在要进入梦乡时，她突然听到寂静的屋里传来了一声缥缈虚幻的声音。

“汝……汝是何人？”

这声音轻得几乎让何亦瑶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是下一秒，她就从床上翻坐起来，冲向书桌，打开台灯，死命地瞪着手中的镜子。

“……是何人？”

这次声音更清晰了一些，确实是从这个镜子里传出来的。

台灯的映照下，斑驳的镜面上的划痕更加明显，但是这次何亦瑶很肯定地看到，里面那个模糊的人影并不是她自己。

“汝是何人？”镜子里的人显然也看到了她，惊呼道。

“我不是何人……吾名何亦瑶。”何亦瑶细声细气地用着古语，满脸黑线，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啊？这铜镜看起来还真不是赝品，这里面封着一个鬼魂耶！当然，她根本就不觉得这有什么恐怖的，这鬼魂明显是出不来，又能对她做什么？

“吾乃霍去病。”这次镜子里的回答快了很多，而且声音也清晰了很多，还可以听得出是个男人的声音。

咣！镜子从她手里滑落，掉到桌上，发出一声巨响。

“小瑶！你还没睡吗？现在都十点半了！你明天不上课了吗？”母亲在房

间外拍门，何亦瑶赶紧把古镜夹在书本里，马上关灯。

那是个千年的幽魂吗？堂堂大将军霍去病会被困在一个古镜里吗？怎么想也觉得太令人振奋了！何亦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非常开心，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偷偷笑着。

二

何亦瑶发现，平日里，不管她怎么摆弄这铜镜，都没有反应，只有在晚上十点的时候，镜子才产生变化。

“你是霍去病？那个很有名的汉代将军？”

“将军？吾现在是一个校尉，不过很快就会成为将军的！”

“书里写着的你是将军啊。”何亦瑶翻着今天特意从图书馆借来的汉代历史书，难道是同名同姓的鬼？

“哈哈！不知汝说的是什么书。汝呢？死于何故？为何汝会在姨母给吾的铜镜里？”

镜子里的话让何亦瑶骇然，她死了？什么时候死了？

她连忙使劲捏了一下自己的脸。呜！好痛！

“我活得好好的！在上书！在念书！”

“咦？那汝凭什么说吾死了？小爷也活得好好的！在骑马！在射箭！”

何亦瑶呆了，她没死，他也没死，那么说……这镜子可以跨越时空连接两个世界吗？

“喂！既然说自己不是女鬼，就现出自己的面貌让小爷看看！别因为是一副死相而怕见人！”

何亦瑶早就忘了古董店老板告诫她不能擦拭镜面的忠告，生怕自己擦电脑的酒精棉布会损害镜子，她溜到父亲的书房找到一块擦眼镜用的鹿皮，抱着试试的心情开始轻轻地擦着镜面。

每擦一点，镜面就稍微亮了一些，直到她手累得都快酸掉的时候，听到

镜子里那个可恨的声音戏谑道：“哟！披头散发的，还说自己不是女鬼？”

咣当！何亦瑶把古镜往桌上一扔，再也不管镜子里如何呼唤，在母亲拍门之前就关掉台灯，上床睡觉。

这么一放，何亦瑶足足有三天忘记了古镜，补课班的作业再加上本来学校老师留的作业，就让她更没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了。

直到她这天回家的时候，发现本来乱糟糟的桌子被收拾得很干净，而这个古镜正端端正正地反扣在她的书桌上，顿时才想起来。

“老妈！你又随便动我的东西了！”何亦瑶朝屋外吼了一声，然后便把老妈的唠叨关在了门外。

她拿起铜镜看了半天，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还是必须要等到十点之后吗？

何亦瑶把铜镜靠着参考书摆好，正要低头写作业，看着自己垂下来的长发，想起那霍去病之前说的话，索性好好地梳了一个马尾辫，然后开始学习。

等到十点的时候，果然铜镜里传来了戏谑的声音：“哟！好久不见！有一个月了吧？咦？这回居然把头发梳起来了？女鬼不是碰不到自己的头发吗？”

何亦瑶手中的自动铅笔芯啪一声断掉了。“你才是女鬼呢！不对，你说什么一个月？我这里才过了三天啊！”她朝古镜看去，发现镜面要比上次清晰了一些，隐约可以看得到镜子那边有一抹跳动着的烛火，还有一个男人的轮廓。

“喂，女人，汝……你再擦擦镜面，上次你擦过之后，好像能看清点了。”霍去病学着何亦瑶把汝和吾改了过来。虽然有些别扭，但却让他觉得新奇不已。他倒是不在意什么一个月还是三天的，他更好奇是否能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相貌。一个女鬼哦！照那些坊间传说，女鬼肯定是美艳绝伦的！

何亦瑶看看已经写完的作业，干脆拿起桌上的抹布开始擦起来，“你说一个月没见到我？怎么回事？你之前是什么时间才能看到我的？”

“最开始是六月初一，然后上上次是六月十一，而今天是七月十一。我记得很清楚啊，六月初一那天我去上林苑射猎，喝得大醉，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镜子里的你。”

“咦？难道我们的时间不一致？也许这面古镜就像是个摄像头，连接了两个时空呢！只不过，这网线可能有点太长了，有延迟。喏，不过为什么我们说话没延迟呢？”

“女人，请讲我能听懂的话！摄像头是什么？网线又是什么？”霍去病很努力地听着，但发现只有听没有懂。

“摄像头就是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镜头……算了，当我没说。”何亦瑶翻了个白眼，觉得自己和一个古人讲什么摄像头？他们只懂通天镜！

“喂！你也擦啊！别光我一个人干活。”

“我擦？我手中的镜子是新的啊！已经很亮了！擦什么擦？”霍去病弹了弹铜镜面，“女人，我弹镜面你疼不疼？人家都说如果损坏物品的话，寄居在里面的鬼也会痛的！”

“痛你个鬼！”何亦瑶使劲地擦着镜面，想象成霍去病的脸，我蹭我用力蹭！“我才不是女鬼！”

“知道，所以我叫你女人嘛！”某人用非常敷衍的语气说道。

何亦瑶恨得牙痒痒，她才不管这个霍去病是不是什么汉代名将，现在的这个霍去病还真是有些欠扁。如果能隔着镜子扁他就好了！

不过这个想法何亦瑶也只敢在心底想想，如果镜子对面真的是一代名将霍去病，那她扁过去反而被扁的可能性更大。

胡思乱想中，何亦瑶凑过去朝镜面哈了一口气，再努力地用抹布擦了擦，然后那个惹人厌的声音再次响起。

“看到你了！什么嘛！那些大叔骗人！女鬼才不美艳绝伦呢！长得很吓人才对！”

哐当！何亦瑶把镜子直接反过来扣在桌上，然后拿着书泄愤似的使劲砸了几下。

她长得很吓人？何亦瑶忍不住朝着自己梳妆台上的镜子看去，里面映出一张清秀可爱的脸。